



林国成

肩扛龙灯半世纪， 白发仍怀追龙心

□林国成/口述 郁旭峰/整理

2 传承：守一艺，续一脉

特殊的年代，舞龙的鼓点歇了很久。直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，年近二十的我有机会拿起龙杆。可要系统学舞龙并不容易，没有现成的教材，老一辈教徒弟全靠嘴巴说、手把手带。一个动作我得翻来覆去练，一直练成肌肉记忆才行。

初学的日子既枯燥又辛苦。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练基本功：扎马步、练臂力、走步法。握龙杆的手磨出血泡，破了结痂，痂了再破，直到长出厚茧。胳膊酸得抬不起来，两条腿肿得走路都费劲，可我从来没想到放弃。我暗下决心：“除非脚骨摔断，跌倒磕伤都不是事。”

1998年8月，北仑区文化局搞“一村一品”，乡里和村领导找到我，说国成啊，你牵头组织一支青年舞龙队吧。年届不惑的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没人报名，我就挨家挨户去动员；没人教，我就从奉化请来出身舞龙世家的周氏布龙传承人周永根师傅。队员们白天要上班、干活，只能晚上训练。三伏天，不动都是一身汗，室外又没有空调，只能靠大量喝水来解暑。几个小时练下来，少说要流三斤汗，可没有一个人叫苦。半个多月后，“茶厂龙”总算有了模样。我们在老套路基础上，融进了“奉化布龙”的基本动作，形成了翻滚快、变化多、造型新的特色。基本动作有游、滚、盘、翻、跳、戏，后来又加了靠背龙、快游龙、擦身龙、摇船龙、躬背龙、圆跳龙、盘龙等30多个套路，表现力与观赏性大为丰富。

后来我又请了奉化“条宅龙”传承人陈行国师傅来指导，帮我们规范套路、打磨细节。“茶厂龙”越来越成熟了。说起半辈子舞龙，考验最大的是

1998年10月的“八喜杯”全国舞龙大赛。我带着“茶厂龙”去了济南。头一回参加全国比赛，根本不知道规则，到了才知道规定动作要演23个节目、时间要8分30秒以上，可我们只会15个，时长也不足，连上场资格都没有。眼看就要打道回府，多亏上海三林文化站的陆大杰老师站了出来。他说：“上海宁波一家亲，咱们是自家人，我来教你们。”可离比赛只剩三天，新学8个节目谈何容易。陆老师手把手教，我先学会，再一遍遍教给队友。我们白天观摩比赛，晚上通宵练习，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，终于啃下了硬骨头。正式上场时，大家精神饱满，竟然取得了甲组第七、乙组第六的好成绩。这段经历让我们明白：只要握紧拳头，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。后来，凭着这股信念，我们十几次获得北仑区舞龙比赛特等奖、宁波市舞龙比赛第二名、浙江省舞龙比赛第三名等佳绩。

2000年1月，我又跑到四川成都，参加中国龙狮协会举办的第二届全国舞龙教练、裁判培训。5天高强度学习，不但有硬碰硬的笔试（包括600字以上论述如何发展你们的舞龙队员及今后的计划），还要给五支舞龙队现场打分。好在我有高中毕业的文化底子，最后以77分的优良成绩通过考核，捧回了舞龙教练和裁判证书。打那以后，找我教舞龙的人越来越多。这些年，除大埂之外，区内其余的10个街道都留下了我传艺的足迹。

在我和伙伴们的努力下，梅山舞龙不仅传承了老手艺，还登上了文化市场的大舞台，在滩涂上踩出一条平坦的路，越走越宽。

3 冀望：燃一灯，待一春

2000年以后，商品经济的大潮涌上了梅山岛。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、做生意。我最怕的一幕终究来了——找不到接班人，舞龙的还是那帮年过半百的老兄弟。可岁月不饶人啊，看着大家渐渐力不从心，我心里头火烧火燎的：祖辈传下来的龙，真要断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吗？

为了不让梅山的舞龙失传，我四处奔走呼吁。幸好梅山街道也非常重视，出台了扶持政策，还组建了一支少儿舞龙队。我就一头扎进孩子堆里，在梅港村党群服务中心、梅山学校操场、“蓝湾童心”假日学校，哪儿有孩子哪儿就有我的身影。我不再是当年只顾自己舞得酣畅的汉子，而成了耐心细致的传艺人。

“不是光有力气就能舞龙，龙是有生命的。”我告诉孩子们，舞龙要“活”。从握杆的基础姿势，到手、眼、身、法、步的每个细节，我都拆得透透

的，一遍遍做示范。讲到关键处，我就自己上场舞起来。金龙在我手里腾云驾雾，仿佛活了一般，引来孩子们羡慕的目光和掌声一片。

我还把传统套路简化，编排出适合孩子们的轻灵动作，让生硬的技艺传承变成好玩的游戏。孩子们从觉得“好玩”，到亲手举起小小的龙杆，慢慢读懂了这份技艺里沉甸甸的责任。

别看孩子们动作还稚嫩，可看着他们腾跃的身姿，听着满场欢快的笑声，我紧锁的眉头慢慢松开了。更让我欣慰的是，我读小学的外甥也在里头，开心地舞着龙珠。此刻，传承不光是招式的传授，更是精气神的传递。

我知道，我这辈子就是个舞龙的庄稼汉，评上啥传承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条龙不能断。我期盼着孩子们长大后，不管在哪，都能举起咱梅山的九节龙。让这条陪了渔家几代人的瑞龙，飞出海岛，飞向远方。

我叫林国成，今年66岁，家住北仑区梅山街道梅港村。人家都说我是舞龙的老把式，其实我就是那个一直没长大的追着龙尾巴跑的“老小孩”。60多年过去了，我的头发花白了，背也不那么挺拔了，可只要龙灯调一响，我这把老骨头照样能蹦跶起来。龙没老，我还舞得动！

1 萌发：看一眼，爱一生

梅山岛，早年间就是个悬在海上孤岛。海风裹着腥咸掠过滩涂，吹不散岛上人对龙灯的执念。对老梅山人来说，过年可以不穿新衣不吃肉，但不能不舞龙——那是祈愿出海平安、五谷丰登的念想，更是刻进骨血里的印记。

梅山舞龙从清朝就有了，已有几百年历史。听村里的老人讲，18世纪中叶，岛上10多个村子都有自己的舞龙队。过年、元宵、庙会、开洋、新屋落成、店铺开张，都少不了舞龙。

我是1961年出生的，打记事起就爱看舞龙。只要锣鼓一响，我不管在哪儿玩，都会跟被磁铁吸住了一样，往人群里头挤。那条金龙在烟雾里忽隐忽现，一会儿像海浪翻滚，一会儿像祥云打转，看得我眼珠子都不会转了。我哥看我那个痴样，就拉着我去追龙尾巴，跟着舞龙

队走村串巷，走几里路都不嫌累。那时候我心里就想：舞龙太神气了！那个年代，要啥没啥，舞龙是最能点燃全岛激情的盛事。看着大人们汗流浹背却一脸自豪，我心里就种下了一颗种子。

要说真正爱上舞龙，还得说我们族里的成双公公。他可是村里的大才子，心灵手巧，一手毛笔字写得跟印出来的一样。那时候舞的龙都是手工做的，一到冬天农闲，我就爱倚在大队俱乐部门边，看成双公公扎龙头。快做好的龙头，瞪着铜铃大眼，张着血盆大口，龙须像两把钢叉，好像随时要腾空飞起来。那一刻，我心里头好像住进了一条龙。直到多年以后，我听到王菲唱的歌“只是因为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”，才恍然大悟——原来我的传奇，早就在儿时开始了。



林国成的舞龙队。(梅山街道文化站供图)